

老猎犬洁吉格日

□许廷旺



今年冬天,台来花草原出奇的冷。蒙古高原生成的寒流一路横扫南下,越过无遮无拦的锡林郭勒大草原,首先侵袭了与锡林郭勒大草原相连的台来花草原。

寒风就像滑腻的蛇,从袖口、衣领钻进牧民达林太的衣服里,他身子猛地一哆嗦,出于一种本能紧缩着身子。钻入身体里的寒风就像电流,只是一瞬间便游遍了全身,从头到脚,凉飕飕的。寒风无孔不入,即使厚实抗风的皮袍仍无法抵御强劲的寒气,身体就像冻透的冰棍,硬邦邦的。因为寒冷,达林太的思维也变得痴缓、愚笨了,他站在原地,频繁地跺着猫咬似的双脚,手深深地插进皮袍里,弓着身子,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新隆起的、覆盖着残雪的土地。

羊群紧紧挤靠在一起。羊身上有着又厚又密的被毛,被毛下面有着丰润的油脂,即使气温在零下20℃左右,羊群仍能在狂风寒流中从容进食。此时,每只羊收紧身子,夹紧尾巴,因为寒风,羊群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。此刻,羊却仍无法抵抗着严寒,纷纷停止进食,发出凄冷的咩咩尖叫。这叫声也因为融进更多的寒气,一出口腔,就凝固了。小羊被毛短密,细脚伶仃,无法承受如利刃般的寒风,战栗着,频频抬起后肢,伸进腹部下厚密的绒毛中取暖。寒风突然加大,由原来的一把利刃变成了一把大铁锤,“咕咚”一声,小羊倒在草地上,刹那间冻成了肉棍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走到小羊身边,用鼻子拱了拱一动不动的小羊,这只夏季出生的小羊未能度过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。老猎犬洁吉格日收紧了身子,头、耳朵紧紧收缩,半眯双眼,迎朔风而站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第一次遇到这样残酷的寒冬。洁吉格日是只猎犬,长腿细腰,被毛短而密,毛色光润光滑。自从禁猎以后,它变成了一条牧羊犬。洁吉格日身上良好的猎犬品质从来没有让达林太的羊群遭到过损失,可今天,它眼睁睁地看着有羊倒在眼前。它茫然地看着天空升腾起一团团如云团似的风浪——更猛烈的寒风接踵而来。劲风撕裂着老猎犬身上的被毛,它身上的被毛好像用了多年薄厚不匀的羊毡,有的地方露出白花花的皮肤。老猎犬洁吉格日不停地倒换着后肢,面对强寒,它也有些承受不住了。

羊头尖叫一声,调转头,向牧点疾跑,那里有半封闭的羊圈,与光秃秃、寒风劲吹的草地相比,仿佛是温暖如春另一个世界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第一次没有干涉羊群的行动,它低头弓腰,尽量减少与寒风的接触,使原本就单薄的身体尽量多保持一份温暖,以应对漫长、严寒的黑夜。老猎犬洁吉格日没有忘了驱赶那些掉队的小羊。这个时候,掉队就意味着与羊群永远地分开。

牧民达林太原本像羊群一样跑进牧点,当他迎风而立时,寒风就像一双双行动果敢的大手,毫不留情地剥掉他身上的衣服。达林太不得不转过身子,用后背和后背上海厚的皮袍与寒风对抗着,一点点儿蹭回到牧点。

羊群钻进了半封闭的羊圈,渐渐安静下来。牧民达林太一头钻入蒙古包,红彤彤的铁皮炉子里塞满了牛粪,呼呼的风声抽动着铁皮炉子,又干又硬的牛粪像炭一样晶亮。突然闯进裹挟着一身寒气的达林太,骤然降低了蒙古包里的温度,勤劳的女主人不得不往铁皮炉子里添上满满的牛粪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看见羊群进了羊圈,看见达林太走进蒙古包,它回到了蒙古包前那个浅浅的坑里,那是它的窝,它夜里酣睡的地方。老猎犬洁吉格日四肢收紧,身子弯成一张弓,小心地调整姿势,趴了下来。它身子蜷成一团,嘴巴插进腹部,身子轻轻地一起一伏。每个冬天,老猎犬洁吉格日就是在这个浅浅的坑里度过的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身上有来自祖先和最原始生活状态的良好生存能力,即使在零下30℃左右的冬夜里,它也能酣然入睡,即便它的睡眠达到最佳状态,稍有点儿动静,它高度的机警与警惕的品质,让它能从容地从坑里跳出来,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战斗。老猎犬洁吉格日身上不但有着作为猎犬的优秀基因,更有对主人的忠诚。

可这个夜晚,老猎犬洁吉格日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,它迟迟不能入睡,朔风砭骨,风像顿挫的刀子慢慢锯割着它身上的肉,它的身子不停地战栗。它努力克制着,可身子已不听大脑的指挥了,战栗不止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索性放弃了控制,

没事找事

□刘国芳

农民工在劳务市场门口找事做,他跟前放着一块纸壳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:

会泥水活,也可以做其他体力劳动

有人从农民工跟前走过,农民工便问:“要请工吗?”又有人从农民工跟前走过,农民工又说:“要请工吗?”再有人从农民工跟前走过,农民工仍问:“要请工吗?”

农民工一脸无奈。

终于,有一个满脸横肉的人在农民工跟前停了一下,农民工眼睛亮了,农民工说:“要找人做事吗?”

这满脸横肉的是个包工头,他看一眼农民工,抖着满脸横肉说:“妈的,我都一两个月没做事了。”

说着,横肉蹲了下来,原来,他鞋带松了,他站下来是要系紧鞋带。

系好鞋带,横肉走了。

横肉确实一两个月没事做了,现在,他也要去找事做。

很快,横肉找到一个人,横肉说:“张总,好久没事做了,现在你手上了什么工程?”

张总说:“哪有工程,我也闲了好久了。”

横肉说:“张总你是不想做事,你想说的话,以你的能耐,肯定找得到事。”

张总说:“没那么容易。”

横肉说:“我相信张总的能耐,有什么事,招呼一声。”

张总点点头,走了。

横肉的话没错,张总是有能耐的一个人,他跟一个领导关系特别好,这领导姓李,是个局长,张总很多工程都是李局长帮他搞定的。当然,张总也不会亏待李局长。反正两个人好

的像一个人。很快,张总见到了李局长,张总说:“闲了好久了,来你这儿找点事做。”

李局长摇摇头说:“要做的事都让你做完了,哪还有事做?”

张总说:“哪有做得完的事。”说着,张总就走到窗前去,然后指着下面一条街说:“我觉得红旗大道的照明灯可以更换了。”

李局长说:“胡扯,那灯才换了一年多。”

张总说:“要跟上潮流嘛,一年的时间变化多大,现在马路上的灯已经不仅仅是照明了,它还是景观,是城市的一景。”

李局长说:“那灯真的才换不久,现在再换,太浪费了。”

张总说:“什么叫浪费,换上景观灯,城市变美了,这叫浪费吗?”

李局长说:“总觉得不妥。”

张总说:“不要犹豫了,像以前一样,利润对半。”

李局长不做声了。

几天后,张总打了横肉的电话,张总说:“红旗大道的灯要换了,你组织好人。”

横肉说:“红旗大道的灯才换不久,怎么又要换呀?”

张总说:“你是不想干呀?”

横肉说:“我干我干。”

这天,横肉去了劳务市场,在门口,横肉看见了农民工和一大群等着做事的人,横肉于是指着农民工和其他几个人,然后说:“你,你,你,还有你,都跟我走。”

农民工等人就跟在横肉身后。

很快,红旗大道亮化工程就开工了,横肉领着农民工等人先拆除老的照明灯,再换上新的景观灯。街上有人,都站下来看。一个人看着,还跟边上一个人说:“这不是折腾吗,这灯才装不久,怎么就换呢?”

农民工听了,笑了笑,回答说:“不这样折腾,我们怎么有事做呢?”

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,这人说:“不这样折腾,那些当官的怎么有油水捞呢?”

声、咆哮声、撕咬声、惨叫声、身体砰砰相撞声、风声……令人发指的声音整整闹了一夜。

寒冷的天空升起一丝铅色的阴云,没有占到便宜的两条狼不得不逃之夭夭。

天亮了。

羊圈里惨不忍睹,地上散落着羊的内脏、肢体、头颅……遍布着鲜红、刺眼的血迹,这些血迹一接触空气立刻就被冻凝了,却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红色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受伤严重,左后肢失去了一块皮肉,露出一截白白的骨碴。身上、腿上、颈部渗透血水,这些血水又在身上凝固成血珠。身上还有大片大片的血污,那大概是狼或是羊的。老猎犬洁吉格日低垂着头,目光里一片茫然,耳朵贴在脑后,弓着腰,三肢点着,一动不动,任寒风撕裂着身上的被毛。寒风中,它的左后肢微微颤动着。

牧民达林太看到眼前的情景时,惊呆了,夜里,他听到蒙古包外面不断响起的声音,因为寒冷,竟然疏忽了。

清冷的阳光洒进羊圈。

饱受了一夜恐惧、寒冷的羊群,惶恐不安地看着眼前的惨景,当它们意识到躺在地上的就是同类时,再次战栗起来,目光里充满了绝望与冰冷,迅速掉转过身子,清一色的头朝里,屁股朝外,把头插在同类的身子下面。当众多的羊头无法插进同类的身下时,它们把头高高举在同类的身上,尽最大的努力使身子与身子贴到一起,随后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。牧民达林太的出现结束了羊群近于崩溃吓瘫的困境,它们纷纷转向主人,尖叫声响成一片,像申诉,又像抱怨主人来得太晚了……

老猎犬洁吉格日始终低垂着头,因为达林太站的时间过长,它的头垂到不可能再下垂的程度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陷在深深的自责中。

达林太给老猎犬洁吉格日包扎了伤口,把它安顿在蒙古包。

清晨,风停了,空中又飘起了雪花。雪越下越大,像棉絮一样从空中源源不断地飘落下来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长时间仰头看着弥漫着雪花的天空,目光是那样的痴迷,好像在欣赏纷纷扬扬的雪花和神秘莫测的天空。老猎犬不是欣赏天空,更不是欣赏雪花,它紧紧抽动着鼻翼,它似乎预感到危险,轻轻怒吼一声,三肢触地,颠着身子走出蒙古包。

“回来!”女主人大声喊着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没有回头,也没有停下来,出现在浅坑前。它的目光久落在浅坑上,一动不动。大片的雪花很快盖住了它的身子,眨眼之间,老猎犬洁吉格日变成了一只浑身雪白的猎犬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爪下的那个浅坑已经不见了,上面隆起了很大的雪堆。

女主人跑了出来,她抱起老猎犬洁吉格日回到了蒙古包。

蒙古包里铁皮炉子着了一夜,早晨,铁皮炉子里塞满了死灰。铁皮炉子灭了,蒙古包里的温度很快降下来。女主人重新点燃了铁皮炉子,不大一会儿,呼呼的火苗舔着炉膛。有良好传热作用的铁皮炉子瞬间升高了蒙古包里的温度。被风抽出的黑烟升腾到空气中,刹那间融进了白茫茫的天空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离开了铁皮炉子,再次走到蒙古包门前。

“嘿,你已经受伤了。”女主人看着老猎犬洁吉格日,唠叨起来了,“这不愿你,连达林太都不愿意离开蒙古包。”

老猎犬洁吉格日似乎听懂了,它眨了一下眼,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吟,回应女主人。回答完女主人,它再次把鼻子伸进厚厚的门帘下面。门帘“呼”的开了,从外面闯进一个高大的雪人——达林太。达林太一边诅咒着鬼天气,一边看着老猎犬洁吉格日,他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。

“你不能出去,你身上有伤,你要养伤,否则,冻也能把你冻死的……”达林太呢喃着,目光转向外面迷迷蒙蒙的天空。

起风了。狂风夹杂着雪花,打着尖哨刮过蒙古包上空。铁皮炉子里的火烧得越来越旺。大概一直下雪,缩短了时间,似乎从早晨一下来到黑夜。

风越来越大,雪越下越紧。

天完全黑了,能听到雪花簌簌的飘落声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站了起来,它原本就趴在蒙古包门口,达林太门死了门,才制止了它。它猛地站起来,因为站得急,险些摔倒在地。它稳住身子,喉咙里发出短促、有力的吼声。这两个动作是同时完成的。女主人看了达林太一眼。达林太看着老猎犬洁吉格日,“没事的,这个时候闯入雪夜中,不是冻死,就是被雪掩埋。”达林太说话期间,老猎犬洁吉格日走到门前,头伸了出去,门纹丝不动!它把头又伸出去,门仍一动不动。从门缝里侵入的寒风就像针刺疼了身子。

达林太和女主人没有再理老猎犬洁吉格日,两人觉得,过不了多久,老猎犬洁吉格日就会打消这种无谓的举动。

果然,老猎犬洁吉格日没有再去撞门,它换了一种姿势,原本轻轻抬起的左后肢,这次触着地,像一个支点,支撑住身子,抬起前肢,挠门,“吱——”寂静的蒙古包发出很大的响声。老猎犬频频挠着门,不大一会儿,门板上露出白白的木碴。门就像一块巨石,尽管老猎犬洁吉格日频繁地挠动着门板,门却岿然不动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喉咙里发出一声怒吼,轮番用两个前肢挠门。大概刚刚包扎好的后肢无法承载身体的重量,老猎犬尖叫一声,翻滚在地。老猎犬洁吉格日不断地怒吼着,这吼声既有对在灾难来临,因身子受伤无法完成任务的懊恼;又有无法身临灾难,远离灾难的一种内疚。

女主人看着达林太。

达林太也没有主意了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对着门发出阵阵咆哮声,如同天边滚过的闷雷,女主人转过目光,紧张地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的雪夜。

“放它出去吧。”女主人说,“它会把自己折磨死的。”

“这样下去,它会……”达林太看看外面,咽回了后半句话。

“外面有与它为伴的羊群。”女性能从自身去理解世上一切能理解的东西,“它能躲过这雪灾。”

达林太无奈地打开了门,门只开了一条缝,老猎犬洁吉格日一扭身,消失在暴雪中。

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颠着身子,围着蒙古包转了一圈,又围着羊圈转了一圈,回到羊圈。它身子抖得厉害,左后肢始终高高地抬着。羊群怪怪地看着老猎犬。

达林太把清理掉的积雪堆在羊圈四周,形成了高高的雪墙。即使如此仍挡不住寒风、暴雪灌进来。羊群里时不时发出尖叫声。老猎犬洁吉格日出现后,羊群才渐渐安静下来。有羊主动给老猎犬洁吉格日让出位置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看了一眼

那个空位置,转过身,后肢坐座椅,望着深邃的夜空。

羊圈是半封闭的。但在这场暴风雪中,等于是一个露天的羊圈,羊圈里很快又落了一层厚厚的积雪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只感觉左后肢隐隐作痛,这种痛就像微弱的电流有规律地流过全身,带着阵阵酸痛。它活动着身子,酸痛消失了,可没过多久,酸痛又来了,而且比上一次来势更猛烈更频繁。酸痛又带来全身的麻木。老猎犬洁吉格日打了一个哆嗦。

酸痛、麻木,寒冷折腾着老猎犬洁吉格日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异味,它“腾”地站了起来,紧张注视着前方——淡淡的异味就是从对面飘过来的。的确,那两条尝到甜头的老狼又回来了,它们身上散发出的异味被暴风雪吹得七零八落,可仍没有逃过老猎犬洁吉格日敏锐的嗅觉和高度的机警。老猎犬洁吉格日怒吼一声,冲出羊圈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冲出羊圈时,两条大狼也出现了。两条大狼领教过老猎犬洁吉格日的厉害,没敢贸然挺进,它们停下来,静静打量着老猎犬和羊圈。漆黑的簌簌飘雪的夜空中,两条狼,一只老猎犬,三双眼睛对峙着。

狼很狡猾,一条狼离开了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瞄了一眼离开的狼,嘴角上翘,露出锋利的犬牙,发出声声怒吼。离开的狼很快消失了。另一条狼没有动,好奇地看着虚张声势的老猎犬。狼不是害怕了,离开了,而是转到羊圈的背后。老猎犬洁吉格日一眼就识破了,却无法脱身,它急得走来走去,怒吼声撕破了寂静的夜。因为焦急,奇迹发生了,老猎犬洁吉格日身上的疼痛消失了,左后肢也敢着地了。

达林太临时筑起的雪墙帮了老猎犬的忙。狼不知深浅,爬上了雪墙。松软的雪墙无法承载狼身的重量,噗的一声,狼陷进积雪中,雪墙倒了。老猎犬洁吉格日一个箭身扑向坍塌的雪墙,大嘴瞄准位置,狠狠地插了进去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的嘴与牙齿接触到温暖的肉体,这时,它是多么需要这种温度啊!老猎犬丝毫没有犹豫,在牙齿接触到温度的一刹那间,它运足了力气,牙齿鑽进肉体里。雪堆下面爆发出一声惨叫,随后积雪翻江倒海似的扬了起来。老猎犬怕误入其中,更怕另一条狼乘虚而入,急抽身,跳到雪地上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的动作完成得干净、漂亮。



老猎犬洁吉格日一个箭身跳开时,与它对峙的狼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,等它清醒过来,意识到这是冲进羊圈饕餮大餐的机会时,老猎犬又出现了。狼及时收住身子,险些撞到老猎犬身上。狼仰天长嚎,它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。

截进了雪窝里的狼严重受伤,它再也不敢想入非非了。另一条狼看到同伴如此狼狈,暗自庆幸没有莽撞。两条狼虽然没有得逞,可并没有离开的意思,它们站到一处,又与老猎犬洁吉格日对峙起来。

两条狼虽占据着优势,但轻易不敢胡来。昨天,以及刚才,它们深深领教了老猎犬洁吉格日的厉害。如果它们知道老猎犬有一条腿受伤了,不知做何感想。不过,狼有狼的优势,它们身上有着极好的耐力和从容面对艰难环境的良好心理素质,尤其是面对这种天气时,它们能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又感到左后肢隐隐作痛,说实话,自从两条狼出现后,还有刚才的战斗,它已然忘掉了身上的疼痛、麻木、寒冷……可当一切归于平静时,这些消失的东西又蓬勃地冒了出来,灼烤着它。只有再次投入战斗,灼烤它的东西才会荡然无存,它很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。疼痛、麻木、寒冷……折磨着老猎犬洁吉格日,它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。

两条狼看到老猎犬洁吉格日的窘相,喉咙里发出轻快的噪声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一惊,猛地收住身子,它抖了抖身子,甩了甩头,如同下了一阵小雪。它从容地迈起了步子,竟然变得悄无声息。

两条狼呆了,后退了几步,确信不在老猎犬的扑咬范围内,才收住脚步。

雪还在下,一阵紧似一阵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已感觉不到寒冷、疼痛,它只感到麻木。这种麻木很快传遍全身,传到大脑,它眼前一片模糊。视线里,两条模糊的身影向它靠了过来。老猎犬脚步没有站稳,一下摔倒在雪地上。两条狼以为老猎犬在耍什么花招,紧张地绷直了身子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怒吼一声,麻木和随之而来的困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老猎犬坐了下来,它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身子,时间久了,很可能被狼发现破绽。

两条狼也被老猎犬洁吉格日的动作搞蒙了,迟迟不敢行动。

雪花落在老猎犬洁吉格日身上,已经看不出它身上的被毛,它的身子就像隆起的雪堆,与四周的积雪浑然天成。只有那时时转动的亮晶晶的目光,与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出怒吼的嘴巴还在动。

大雪整整下了一夜。

老猎犬洁吉格日整整守了一夜。

清晨,风停了,雪住了,暖融融的太阳挂在天空,台来花草原变成了茫茫雪原,晶莹闪亮。

达林太早早起来,他直奔羊圈。在通往羊圈的通道上,隆起一个犬形的雪堆。达林太看了,心怦怦地乱跳。他几步来到雪堆前,雪堆轰然倒塌。老猎犬洁吉格日目光明亮,仰望着明亮、清冷的天空。

插图:孟浩强